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羣經補義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潘炯

羣經補義　　五經總義類

提要

臣等謹案羣經補義五卷

國朝江永撰是書取易書詩春秋儀禮禮記中庸論語孟子九經隨筆詮釋末附雜說補義多能補注疏所未及惟有過矯鄭義者如禮記補義云主常在室朝事雖延尸出戶而主

不動故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堂上有尸無主也大司樂職云尸出入則令奏肆夏而司巫無奉主出入之文也今考郊特牲注曰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布主席東西取牲膟膋燔於爐炭洗肝於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時尸薦以籩豆至薦孰乃更延主於室之奥尸來升席自北方坐於主北焉康成此注

雖不見於經傳必有根據今永謂坐尸於堂則堂上無主不知下文云直祭祝於主謂薦孰時也經亦但云祝於主不云祝於尸豈亦得謂薦孰時尸不在室乎蓋言尸則統有主言主則統有尸經以互文見義益以見尸主之不相離也況大司樂尸出入奏肆夏注謂出入廟中如第據出入廟中則曾子問曰主出廟入廟必蹕此不得以司巫不言主出入

而遂不信為曾子問也公羊曰祫祭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周旅酬六尸則毀廟有主而無尸若朝踐之節但有尸在堂而主皆在室則毀廟之主不得與於朝踐之禮矣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主所以識世系也尸之所在以主辨其昭穆故尸與主不相離白虎通曰主所以依神也淮南子曰神之所依者尸也若主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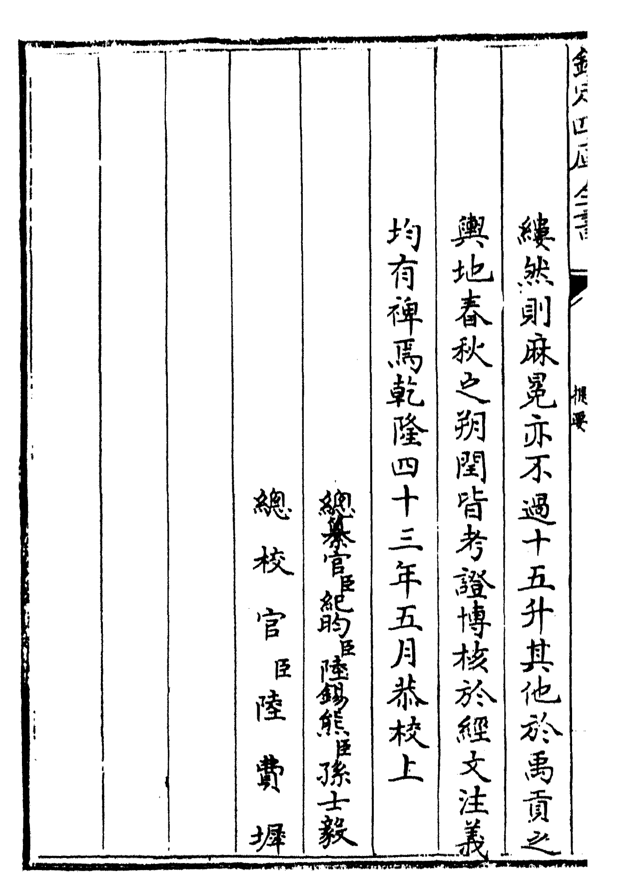
室而尸在堂則朝踐之節神一依於在堂之
尸又一依乎在室之主散而無統非所以明
精專也永論語補義又謂魯禘行於秋嘗之
時周正之秋實是夏月故明堂位曰季夏六
月禘周公於明堂也今考閔二年夏五月吉
禘於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文二年
八月大事於太廟宣八年夏六月有事於太
廟昭十五年二月禘於武宮宣八年冬禘于

僖公據此則魯之禘祭四時皆舉不得拘以嘗月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明堂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稱七月日至乃夏至建午之月則六月實建巳之月於周正為夏不為秋也永既據明堂位六月為禘月而以六月為周正之秋則是以六月為建未之月矣同一魯

也記者於正月七日稱日至則用周正而於六月則又用夏正恐無是理永又引祭統内祭則大嘗禘書禘於嘗下明大禘在嘗月不知禘在嘗下不過錯舉之詞猶之傳曰烝嘗禘于廟嘗在烝前而錯舉之則曰烝嘗也然則經文嘗在禘上原不謂禘在嘗月也永又引魯頌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為禘在嘗月之證不知毛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礿

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鄭箋曰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是毛鄭皆不以此節為禘祭也今據魯頌為禘嘗同月尤為未允若他條則多精確不磨如尚書補義以西海為青海謂西海郡雖始立於王莽而山海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濵則西海之名甚古並不始於莽也春秋補義謂兄終弟及宗廟昭穆之世天子諸侯不得過四親而昭穆之廟不必限以

四並斥萬充宗所據明堂五室之說又謂春秋之世兵農已分引管子制國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國子高子各帥五鄉是齊之三軍悉出近國都之十五鄉而野鄙之農不與論語補義謂先儒以麻冕用三十升布八十縷為升三十升則二千四百縷布一尺二寸容一千二百縷朱子已謂其極細如今之細絹豈更可倍為二千四百



縷然則麻冕亦不過十五升其他於禹貢之輿地春秋之朔閏皆考證博核於經文注義均有裨焉乾隆四十三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羣經補義卷一

婺源江永撰

周易補義

別有河洛精蘊九卷詳之

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夫卦畫以陰陽奇耦積畫而成圖書以點數多少相錯而列何以畫卦與圖書有合也河圖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

十居中卦則由太極而生兩儀畫一奇一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由兩儀而生四象陽上加一陽一一為老陽陽上加一陰--一為少陰陰上加一陽一--為少陽陰上加一陰----為老陰又由四象而生八卦則老陽之上復加一陽一一一為乾加一陰--一一為兌少陰之上復加一陽一--一為離加一陰----一為震此陽儀之四卦也河圖之數則九四三八橫列者應之蓋老陽之位居一少陰之位居二於中央十數中除一則為

九五數中除一則為四五數中除二則為三十數中除
二則為八故九四生於老陽九為乾而四為兑也乾兑下二
畫為老陽一一三八生於少陰三為離而震為八也離震下二畫為少陰
一一少陰之上復加一陽一一一為巽加一陰一一一為
坎老陰之上復加一陽一一一為艮加一陰一一一為
坤此陰儀之四卦也河圖之數則二七六一縱列者應
之蓋少陽之位居三老陰之位居四於中央五數中除
三則為二十數中除三則為七十數中除四則為六五

數中除四則為一故二七生於少陽二為巽而七為坎(巽坎下二畫為少陽一一)六一生於老陰六為艮而一為坤也(艮坤下二畫為老陰--)是以先天八卦之序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即河圖之九四三八二七六一也乾一至坤八次序之數乾九至坤一生成之數也以男女分陰陽乾為父得九震長男得八坎中男得七艮少男得六五行之成數自多而少而卦畫中則純陽為父一陽在下在中在上分三男坤為母得一巽長女得二離中

女得三兌少女得四五行之生數自少而多而卦畫則純陰為母一陰在下在中在上分三女也已上皆八卦之橫列本於河圖之數以橫列者中分規而圓之乾兌離震居左即洛書之九正南四東南三正東八東北也巽坎艮坤居右即洛書之二西南七正西六西北一正北也是為先天八卦之圓圖卦畫與圖書相合如此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也

河圖一六水居北二七火居南三八木居東四九金居

西已定後天之位矣八卦則由先天而變為後天坎水居北離火居南震陽木居東兌陰金居西乾陽金居西北巽陰木居東南坤陰土居西南艮陽土居東北乾統三男坤領三女左旋數之乾坎艮震四陽卦相連巽離坤兌四陰卦相連此後天八卦之圓圖也

伏羲始畫八卦以造化之八類象之乾坤為天地坎離為水火震巽為雷風艮兌為山澤不言五行而五行在其中天與澤金之氣也地與山土之氣也雷與風木之

象也後世言易者始以八卦分五行實不易之理水火氣也故各專其一木金土質也故各有其二以四象觀之老陽之所成者金老陰之所成者土少陰少陽一火一水而兩木也由此觀之圖書之數先天也八卦中天也八類之象先天也五行後天也後天實由先天而來

卦變考

按彖傳中有言剛柔往來上下者虞翻謂之卦變本義謂自某卦而來者其法以相連之兩爻上下相易

取之似未安倘謂來無所自往無所之但虛言之不指何卦此注疏之説又覺虛空無著今更考之文王之易以反對為次序則所謂往來上下者即取切近相反之卦非别取諸他卦也往來之義莫明於泰否二卦之彖辭否反為泰三陰往居外三陽來居内故曰小往大來泰反為否三陽往居外三陰來居内故曰大往小來彖傳所謂剛來柔來者本此而往亦為上來亦為下又或因卦之義而以上為進為升以下

為反其為取諸相反之卦則一也今舉諸卦列於後

訟剛來而得中也

本義於卦變自遯而來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

今按本義取相連之爻交易為卦變訟之二三兩爻由遯之九三來為九二遯之六二往為六三也然而兩爻相易似無所取義後皆倣此今别為之説曰需反為訟需之九五來為九二而得中也

泰小往大來

本義小謂陰大謂陽言坤往居外乾來居内又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來居三也

今按否反為泰則小往而大來亦即坤往居外乾來居内之義也然則泰自否來耳

否大往小來

本義乾往居外坤來居内又自漸卦而來則九往居四六來居三也

今按泰反為否則大往而小來亦即乾往居外坤來

居內之義也然則否自泰來耳

隨剛來而下柔

本義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之義

今按蠱反為隨蠱之上九來為隨之初九下為二三之柔也初九為成卦之主爻辭謂之官官者主也本義云初九以陽居下為震之主卦之所以為隨者也則剛來下柔惟當以初九為主若九五之下上六非

所論矣凡言來者自外卦來也初九之剛由蠱之上九明矣

蠱剛上而柔下

本義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或曰剛上柔下謂自賁來者初居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自既濟來者兼之亦剛上而柔下皆所以為蠱也

今按此以卦變為義隨反為蠱隨之初九上而為上九隨之上六下而為初六也陽剛者居上不任事陰

柔者居下為卦主是以成蠱取義甚明

噬嗑柔得中而上行

本義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

今按賁反為噬嗑賁之六二得中上行以為六五亦得中也

賁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本義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而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

上

今按噬嗑反為賁噬嗑之六五來為六二而文乎初與三之剛噬嗑之初九上為上九而文乎四與五之柔也噬嗑與賁皆剛柔分之卦分剛者分其三之一之剛也柔來文剛柔居中而剛不過故亨分剛上而文柔剛在上僅令柔不過而已故小利有攸往

復亨剛反

今按此句亦以卦變為義剥反為復剥之上九反而

為初九也反亦來也因卦為復故謂之反

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

本義為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於初

今按大畜反為无妄大畜之上九自外卦來為初九而為主於內卦也此句之義尤分明外者反卦大畜之外卦非本卦之外卦也諸家有謂无妄內卦之初九自外乾卦之初爻來甚為牽强乾外卦之初爻未嘗變動何以此爻自彼爻來耶

大畜剛上而尚賢

本義以卦變言此卦自需而來自九五而上

今按无妄反為大畜无妄之初九上為上九而尚乎六五之賢也

咸柔上而剛下

本義或以卦變言柔上剛下之義而曰咸自旅來柔上居六剛下居五也亦通

今按恒反為咸恒之初六上而為上六恒之九四下

而為九三也

恒剛上而柔下

本義或以卦變言剛上柔下之義曰恒自豐來剛上居二柔下居初也亦通

今按咸反為恒咸之九三上而為九四咸之上六下而為初六也咸恒相反二卦之辭亦正相反以此益知卦變取諸反卦

晉柔進而上行

本義其變自觀而來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

今按明夷反為晉明夷之六二進而上行為六五也

程子傳謂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噬嗑睽鼎是也欲見柔居尊者晉鼎是也今考之皆是反卦之六二上行為六五

睽柔進而上行

本義以卦變言之則自離來者柔進居三自中孚來

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

今按家人反為睽家人之六二進而上行為六五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

本義卦自小過而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

今按解反為蹇解之九二往而為九五也宋時有薛温其者說此卦云諸卦皆指内為來外為往則此往得中謂五也蹇解相循覆視蹇則為解九二得中則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往者得中中在外也來復得

中中在内也按此說正得反卦取義之意惜未徧推諸他卦宋熙寧間蜀人房審權易義海巳収之宋諸儒亦未有從之者何也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

本義卦自升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又得中

今按蹇反為解蹇之九三往而為九四得五上二陰為衆蹇之九五來為九二而得中外卦一陽得二陰

即為得衆不必坤而後為衆也本卦無坤升卦之坤

與此無預

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按本義以此為卦體今考之亦卦變也益反為損以益之初九為上九是為損下益上其道自下而上行也

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按本義以此為卦體今考之亦卦變也損反為益以

損之上九為初九是為損上益下自上而下下也損

以上爻為主益以初爻為主觀爻辭可知

升柔以時升

本義卦自解來柔上居四

今按萃反為升萃之下三陰爻升而為上卦也上三

陰雖同升當以六五為主下云剛中而應謂九二應

六五也

咼柔進而上行

本義卦自巽來陰進居五

今按革反為鼎革之六二進而上行為六五也

漸進得位往有功也

本義以卦變釋利貞之義蓋此卦之變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皆為得位之正

今按歸妹反為漸歸妹之九二往而為九五歸妹之六三往而為六四皆為得位之正下云其位剛得中也則專以九五言之諸家有謂自二至五四爻皆得

正位者然曰進曰往皆指上卦之爻二三非所論也

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本義其變則本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

今按節反為渙節之九五來為九二節之六三為六四得位乎外而上同於九五也

總論文王演易見卦有反對不可反者八卦可反者五十六卦上下經以此為序天道人事恒以相易而

相反又以相反而復初此易中一大義上古立卦名如泰否剥復蹇解損益之類分明有相反之義而文王作彖辭特於泰否二卦發之夫子遂承其往來之義以釋他卦又於繫辭傳言之曰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正謂此也此例亦可謂之卦變程子不信卦變之説朱子不從其本義以卦變言者十九卦今推之當有二十二卦如其例五十六卦皆可以此取義然不必皆然者所謂不可為典要

是也以此說卦變似是文王孔子本意永少讀易即疑朱子卦變之說後因讀泰否二卦彖辭豁然有悟遂以是例推之他卦無不合者惟賁卦分剛上而文柔分字之義難解數年後思之賁與噬嗑皆剛柔分之卦賁之分剛上而文柔乃是於三剛中分其一也於是諸卦皆釋然故通考之如此觀宋時薛氏温其說蹇解二卦則此義已有思得之者至明時瞿唐來氏之德說易專以錯綜二字言之卦不可反者謂之錯

可反者謂之綜雖錯綜二字未為精當而以相近之

卦為卦變當為確論

大衍之數五十先儒說者皆未盡今思之河圖中宫五與十相乘固五十其外陰陽老少之位與數乘五而合之亦皆得五十老陽居一連九一五如五九五四十五合得五十少陰居二連八二五一十八五四十亦合得五十少陽居三連七三五一十五七五三十五亦合得五十老陰居四連六四五二十六五三十亦合得五十

洛書則陰陽老少之位與數相對奇數乘五合五十耦數乘五亦合五十也故五十為大衍之數以圖為主而書亦符若合之則五十為圖書之中數圖饒五而書乏五也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變化之道多端本義之說似泥天地間陰陽五行之變化皆數以成之其間若有鬼神莫測皆數以行之章末云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正應此語鬼神猶言神也不必言屈伸往來此二

語起下揲蓍求卦
參天兩地而倚數先儒以天圓地方圓圍三方圍四觧
之未安徑一不止圍三則數未密合地之德方而形本
圓則不可謂方愚謂大傳以五奇數為天五偶數為地
觀河圖第二層一與三即是參天三者三其一也二與
四即是兩地四者兩其二也外層成數右旋九與七是
參天三九二十七也八與六是兩地二八一十六也洛
書一三九七為參天二四八六為兩地凡數不外於乘

除天數以三行地數以二行為乘除之原故曰參天兩地而倚數

後天八卦先儒以為文王所作恐未必然有先天即宜有後天自上世以來蓋已有之連山首艮似有取於終始萬物之義艮之位在東北也殷人革命示不相沿即因艮卦對衝之坤以為首謂之歸藏又謂之坤乾而周人即因坤乾而反之以乾為首坤為次猶之建正寅變為丑丑變為子服色黑變為白白變為赤也以此思之後

天卦位不必文王所定

即鹿无虞疑鹿字是林麓之麓左傳山林之木衡鹿守之古字通即鹿者就林麓以從禽非即以鹿為禽以即鹿為逐鹿即字之義似未安

漸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以韻讀之陸當作阿大陵曰阿九五為陵則上九宜為阿阿儀相叶菁菁者莪是也先儒謂當作逵逵與儀非古音韻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一章所以明先天橫圖之位從中

說至首尾也有此一章方知一乾二兑三離四震五巽六坎七艮八坤意不在說氣化

八卦相錯邵子謂交相錯而成六十四卦愚謂此章但言三畫之卦未及六十四也八卦相錯足上文之詞上文但言八象之相對此句言八卦交錯而居天上地下山居西北澤居東南雷居東北風居西南火居東水居西若非此句未見八卦之列位也

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蓋欲測日出日入之景以驗正東正西之方位因以知是日為春分秋分太陽正交赤道也東西之方位正則南北之方位亦正矣當二分之正午時測其景之短長可以知其離天頂之度而北極之出地度與黄道赤道閒之緯度亦可得矣然二分之日太陽出入必當正東正西萬國皆同不必居嵎夷而後可知正東居極西而後可知正西也且地是渾圓非平面暘谷昧谷處

處皆有之非常定於一處必以嵎夷爲日出以極西爲日入因此可知渾天之理羲和時猶在明闇之間耳

或謂羲仲處東和仲處西所以測東西里差此不然日景可以測南北不可以測東西東西里差必須屢測月食而後可定恐羲和時未有此法也

諸侯有命圭及穀璧蒲璧朝覲執之以爲執摯而天子亦執冒四寸以朝諸侯自是相見之儀當如此舊説謂圭頭斜鋭其冒下斜刻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

子以刻處冒其圭頭有不同者則辨其偽舜之輯五瑞令其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審知非偽乃頒還之此偽孔傳釋瑁字謬妄之説也命圭有偽則諸侯亦有盜竊者乎冒下之刻果能盡辨之乎璧是圓形異於圭之鋭又將何以辨之以冒防偽辨偽可謂拙矣以此説輯瑞頒瑞似此舉専為防諸侯之盜竊者煌煌覲后大典祗為陰私詭秘之計何其視聖人德量之不廣乎伏生尚書大傳謂諸侯有過者留其珪無過者還之

此說猶近理惜集傳未辨正他處諸侯執圭亦以合瑞言之皆承孔傳之誤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考工記之說儀禮覲禮則不執冒矣舜典本無執冒之文不當牽引不必然者為說況又就冒字穿鑿乎

凡樂縣皆在堂下惟琴瑟隨工而升記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不但匏竹在下鐘鼓磬之類皆在下觀大射儀可見惟在庭故可為宮縣四面軒縣三面之

制若分堂上則雜矣且堂上設樽俎行禮之地惟有工人鼓琴瑟者坐於堂簾及太師擊拊以引之更無縣鐘磬之地也書云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此謂堂上搏拊琴瑟以詠而堂下擊鳴球以節之非謂鳴球陳之堂上也先儒不詳考樂制又不詳文意遂以鳴球琴瑟皆為堂上之樂而後世之樂縣遂由此誤并鐘鼓磬亦設堂上非也大射之樂縣甚詳明而陳暘樂書乃以為堂上之阼階西階遂分鐘磬在堂上鼓鼗鼙在堂下夫階

所由升堂也堂上安得有阼階西階䟆既堂下與堂上之磬離矣何云䟆倚于頌磬西紘乎

涇屬渭汭屬注也謂涇水注于渭水之内古屬注二字通用士昏禮記酌玄酒屬于尊鄭云屬注也匠人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鄭云屬讀為注此屬字之義正是如此孔傳云屬逮也非其義蔡傳云屬連屬也涇水連屬渭汭二水丈勢亦不安渭大涇小而汭又小于涇且先入渭不得以涇連之且汭為水名者惟職方氏雍州其

川涇汭其餘渭汭洛汭嬀汭及左傳漢汭滑汭羅汭豫章之汭沙汭淮汭桐汭其義皆為水內屬字固有連屬之義而左傳有韎韋之跗注謂郤至著韎韋與足跗相連屬是注字亦借為連屬之屬可知屬注二字古相通義亦可互借也禹貢黑水說者紛紛訖無定論今尚書地理通釋以大通河為界雍州之黑水以金沙江為界梁州之黑水以瀾滄江為導水之黑水三黑水各不相通其說似是而亦多可疑惟金沙江為界梁之黑水為最確耳大通河即古之湟水自西來合浩亹水至蘭州入黃河者也玩

經文黑水西河惟雍州是以黑水與西河相對為雍之西界必其水自北而南流乃足以為界若湟水浩亹水乃是自西而東南流可界南北不可界東西安見界雍之黑水必為大通河乎瀾滄江固是入南海矣然而三危山為竄三苗之處經明言雍州三危既宅三苗丕叙而瀾滄江與金沙江同發源於諾漠渾伍巴什山不經三危勢不得不於瀾滄之下流指一山以當之於是以雲南大理府龍州西之三崇山為三危而又自言其地太

南似未為的姑存備考余謂三崇山即今可當三危亦未安黒水既分為三矣猶曰是名偶同耳若三危既為三苗所宅之地忽又有一三危山與同名名實相亂將使後人何所適從導黒水所至之地豈不能於附近處别舉一地而必舉其與三苗同名之地乎則此二黒水者大惑終不解矣然則雍州之黒水果何在案肅州衛志云衛西北十五里有黒水自沙漠中南流經黒山下明一統志黒山在肅州衛城北沙漠中望之惟見黒山又南

合於白水白水在衛西南二十里源出衛北山谷中南流與黒水合又有紅水在衛東南三十里源出衛南山谷中西流會于白水入西寧衛之西海然則黒水合白水紅水西南流入臨羌青海之上源其水名為鮮水亦曰僊水下入西海即青海其下流入黄河此黒水真為雍州之西界者也葢古雍州於漢時河西四郡但得武威張掖酒泉而不得燉煌武威今凉州府張掖今甘州府酒泉今肅州燉煌今廢沙州及瓜州流沙在沙

州之西假令雍得沙州州則經文當云流沙西河惟雍州不以黑水爲界矣西海者在湟水之南西寧之西黑水既入西海不但可界雍之西鄙兼可界河外之南鄙蓋雍域不越西海而南其地爲崑崙析支渠搜西戎之地經但于州末紀其以織皮來貢不在州域之内此皆以黑水爲界而知之先儒未知肅州有黑水惟焦竑禹貢解略舉之云今輿地圖肅州有黑水南流至積石幾及三百里不與積石河通此爲禹貢之黑水無疑此雖得

之而考之未詳不知此水從鮮水入西海非南流至積石積石去黒水逺何止三百里若西海之下流入河則亦流至積石非不與積石河通也蓋西海與西域之蒲昌海不同蒲昌海水停不流此海仍流入黄河焦氏尚未知耳然焦氏欲以此黒水合於導水之黒水云若入于南海則當截河而過不然當繞出星宿海之外此則大謬不然矣肅州今改安西府

肅州之黒水志云入西海愚疑經文本云導黒水至于

三危入于西海後來經生相傳誤以西海為南海耳其誤也有因蓋中國不見西海雍州之黒水得入西海似為可駭咸謂此水必是西南流而入南海故遂以西為南猶之諸州貢道皆以達河為達帝都徐州經文遂云浮于淮泗達于河不知河字本是菏字之誤也此一字大有關係若淮泗可達河則禹時鴻溝已開無故而分支流僅為徐揚貢道之利大害必及于河矣幸有許氏說文引古文作菏今人始知其誤然經文猶相承不改

此西海南海一字亦有關係如雍州黑水可入南海勢必穿過河源江源諸大山大脈雖神禹亦不能為既不能為而說經如此不滋後人大惑乎西北之地水豬而廣大者即謂之海蒲昌海牢蘭海之類是也而艾儒略職方外紀西域有地中海太平海則海不必大海也蒲昌海方三百里已稱為海若西寧之西海按今地圖為呼呼鄂模方廣殆七八百里豈不可稱海乎或疑西海之稱起王莽時始立西海郡古時未必然然愚考之山

海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濵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此赤水是金沙江黑水是怒江有昆侖之邱此西海正是今之青海蓋今江源河源諸山方八百里皆曰昆侖之邱在西海之西南而流沙之磧尾在其西北故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濵觀此則西海之名由來久矣安知禹時不即有此名乎或曰三危山説者皆謂在燉煌肅州黑水不經其地奈何曰黑水從肅州至西海其間所經之山必多安知三危不在其間乎西海既皆訛傳為南海則三危山亦皆謂

在燉煌意其入南海必須經沙州而真三危在西海之上源者其名遂隱矣且地理之傳訛附會者甚多穆天子所登之崑崙正是今河源之崑崙其洋水黒水皆見山海經後世志書不得吐蕃之崑崙黒水遂以肅州南山所出討來河之雪山為崑崙以肅州之黒水為穆王所循之黒水以肅州之嘉峪山當穆傳之鴻鷺山若欲以是為肅州禜謂昔者天子亦嘗遊于此見西王母而不知其甚不然也則燉煌之三危亦豈得為真乎

左傳言先王居檮杌於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後人以竄三苗亦當在瓜州相近之地故謂三危在燉煌然以禹貢考之當不然雍州于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之後即繼之以三危既宅三苗丕叙皆在雍州界内之辭不與崑崙析支渠搜在界外者同可知三危猶在黑水之内不在沙州如謂沙州亦在界内則經文又當舉流沙與西河為界不當舉黑水反復推之黑水在肅州無疑而南海之訛三危在燉煌之誤姑為之説俟

明者論定如有博考地理於肅州黑水之側得一山土俗相傳為三危者則余言信而有徵矣

中國不見北海西海而經書動稱四海爾雅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解之終有未安既謂之海當有其水豈可以四裔所處當之直沽外之渤海猶是九河下之逆河而稱為北海者假借也北海可假借則青海亦可借作西海以充四海之數矣蓋西海之地歷代為戎羌渾蕃所居雖漢唐之盛亦未嘗為郡縣惟王莽時

誘羌人獻地設西海郡立五縣不久即廢後有立西海郡者遂取西海為名而非其地隋之西海郡惟居延一縣居延實不在西海也然則青海亦可謂極邊西戎所處舉此為西界以合三方之海亦可謂四海之內矣否則無其海而稱四海不有類於夸張乎

周官云六年五服一朝言六年而五服皆朝徧正與周禮大行人合謂王巡狩之後一年侯服朝二年甸服朝三年男服朝四年采服朝五年衛服朝至六年當要服

朝是為六年六服一朝而惟言五服者蠻夷道遠略之故空其文耳孔傳失經意謂五服六年一朝會京師是五年諸侯皆無事至六年而皆聚京師計當時五服有數百國王之接見亦不勝其勞羣臣日以待賓客為事皆不遑他務矣聖王制禮何為必逸於五歳而併勞於一歳乎此偽孔傳不達事理之言蔡傳亦誤從之也

昭十三年平邱之會叔向云明王之制歳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

以來未之或失也孔疏引此語以為計彼六年一會與此適合是不然叔向此語臨時撰出以抵當齊人與周官周禮皆不合如其言是六年而再朝先王豈有此煩諸侯之制哉疏謂若無此理叔向妄説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敬以從命此亦不然平邱之會甲車四千乘全是以威脅諸侯主此謀者叔向觀其言云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竟是無義理語惟有子産敢爭在齊人安敢與之辨哉若欲從王制上搜根則晉為諸侯長何不

三年一朝六年一會於京師而顧以此責諸侯乎叔向亦明知齊人不敢辨故隨口數衍安可據此為王制以求强合而實不合乎

尚書孔安國傳晉魏間人偽撰其言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後人遂謂洛書為九疇非也箕子為武王陳洪範九疇謂治天下之大法有此九類耳未必有取於洛書洛書九數有一定之方位洪範五行居一皇極居五似有合矣然

三八政何以居東七稽疑何以居西九五福六極何以居南二五事六三德何以居西南西北四五紀八庶徵何以居東南東北九疇之次第雖可聽推洛書之方位則難強解其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者猶云天啓其衷云耳非真以龜文為九疇由天錫之也明儒王禕已詳辯之

五事與庶徵相應蔡傳謂貌為水言為火視為木聽為金思為土雨暘燠寒風之休咎亦如之若漢儒之說大

不同伏生尚書大傳以貌為木言為金視為火聽為水揚子太元其說亦同以雨暘燠寒推之似是四時之氣春溫多雨秋燥多暘夏火故燠冬水故寒然則貌言視聽亦以木金火水屬之不必如五行生出之序也腎竅為耳卦亦屬坎則聽當屬水肝竅為目火必麗於木而明河圖三木即離火後天離趨於南故視之光明當屬火說卦亦以離為目也言出於舌雖屬心而言有聲音屬肺兌為口舌荀九家易以乾為言乾兌皆金故言宜

屬金然則貌之屬木者人之貌恭如木之植立有容而
蔡傳以貌澤為水者似未安然則漢儒之說亦有理不
可廢也
柷敔之用所以節歌也合止柷敔合者協也謂與歌相
協而擊柷以節之止者歌句之中有當暫一止則擽敔
以止之此柷敔之用也後世則易之以拍板柷敔之音
清亮大樂陳柷敔者存古焉耳後人不識柷敔之用謂
始作擊柷將終擽敔惟首尾各一用誤矣

詩補義 詩之叶韻有古韻標準六卷詳之

昏義言古者婦人始嫁三月祖廟未毁教于公宫祖廟既毁教于宗室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其事與采蘋之詩正合然則采蘋者大夫妻將嫁教成而祭于宗子之廟以魚為羮而芼之蘋藻為鉶羮奠于奥之牖下此祭宗子不主而季女主之故曰誰其尸之有齊季女非大夫妻奉祭祀也季女者未嫁之稱言尸之則非助祭也鄭箋主此似為長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分明是魯莊公時王姬歸于齊之事舊解平為正恐未安東遷後之詩何以不入王風而入召南其以此詩為有王者之化異於黍離詩篇故特附之召南乎

衣錦褧衣夫人始嫁之服也衣錦者純衣而以錦緣非通身用錦也褧衣禪縠之衣登車則服之為行道禦風塵猶士昏禮姆加景也褧絅景一字同音中庸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斷章取義耳錦衣惟夫人可服丰篇似

用之士庶僭也士宜純衣纁袡而加景婦人服不殊裳

丰篇言衣錦褧衣裳錦褧裳舉上下體言之非衣裳殊

也諸侯錦衣狐裘亦是以錦為緣

濟盈不濡軌軌是車行之迹濟盈何能濡之轍迹由輪

所踐而成不濡軌猶曰不濡輪馬耳軌音九與牡叶

夫也不良歌以訊之凡百君子莫肯用訊以韻讀之訊

皆當為誶字相似而訛也說文訊問也誶告也於義皆

當為告不當為問離騷謇朝誶而夕替王逸註引詩誶

予不顧可證也

豳風七月一詩有風有雅有頌葢風雅頌各有其音節非如鄭氏分章之說也雪山王氏謂豳詩以鼓鐘琴瑟四器之聲合籥笙師以所歛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此幽王六年乙丑周正十月辛卯朔日食夏正則八月建酉也去之數千年歷家猶能追算此日入交加時在辰而集傳謂夏正建亥之月誤矣

有謂正月篇以下為東遷後之詩蓋因赫赫宗周褒姒威之似西周已滅故也集傳兼存此說而云未能必其然否愚謂當以日食決之使平王在位時有十月辛卯日食之年則可今推之不得其年則信為幽王時之詩褒姒滅周是逆料其必然之辭而非已然之辭也然則東周已後有風無雅亦信矣

武王之子封於韓括地志同州韓城縣南十八里為古韓國然韓奕之詩言韓城燕師所完奄受追貊北國則

韓當不在關中王肅謂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王符潛夫論曰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考水經注云聖水逕方城縣故城北又東逕韓侯城東方城今為順天府之固安縣在府西南百二十里與詩之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者正相符或又以梁山在韓城為可疑然而燕地亦自有梁山水經注鮑邱水過潞縣西高梁水注之水東逕梁山南潞縣今之通州其西有梁山正當固安縣之東北也禹治

冀州水恒衛既從則燕地之梁山固其所奠定者韓城之梁山名偶同耳然則韓始封在韓城至宣王時徙封於燕之方城與

嘗疑魯僭郊禘自僖公始而泮宮亦由僭郊而作故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此亦倣天子而為之王將郊立于澤以聽誓命泮宮亦猶澤宮於此聽誓命亦即以為齊宮猶隱公祭鍾巫而齊于社圃也有事頖宮告將郊上帝也泮者魯之水名作宮其上故曰泮

宮宮成而僖公飲酒魯人遂大為鋪張揚厲之辭克淮
夷獻馘獻囚淮夷獻琛皆無其事夸張虛美今詩竝無
立學教民之意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者從公飲酒
耳則泮宮非學也明堂位以頖宮為周學已不足信漢
文帝使博士作王制謂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
頖宮釋者謂辟雍之制水旋邱如璧諸侯半之又因獻
馘獻囚之虛辭謂天子出征受成于學執有罪反釋奠
于學以訊馘告夫立學祀先聖先師非訊馘訊囚之地

出征受兵于廟歸而飲至於廟以告祖宜也周禮左傳皆無學中獻捷之禮其爲附會詩詞無疑矣以泮宮爲學相沿已久今雖不能反正其說而讀書者何能無疑作泮宮亦土功之事說者謂立學敎民爲得禮故春秋不書非也僖始僭郊爲大惡不可書故於三十一年卜郊不從始書之則因郊而作泮宮亦諱不書矣

羣經補義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羣經補義卷三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潘炯

羣經補義卷二

婺源江永撰

春秋補義 經傳地名別有春秋地理考實四卷詳之

韓宣子適魯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此未筆削之春秋也春秋當始伯禽何為始隱疑當時魯春秋惠公以上魯史不存夫子因其存者修之未必有所取義也使伯禽以後之春秋皆存則周初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

子何不存其盛世之事以為法顧獨存其衰世之事以為戒耶夏殷之禮杞宋不足徵夫子惜之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後又亡其七夫子因而存之使魯春秋具存夫子有所取義而託始于隱是因筆削春秋反使惠公以前二百餘年之事皆無徵豈聖人之心哉迹熄詩亡孟子就當時之春秋推說耳

周初官制冡宰總百官後來改制總百官者謂之卿士而宰為庶職故皇父卿士最尊在司徒與宰之上詩本作家

伯維宰今詩誤作冢宰平王時鄭桓公武公雖為司徒而實為卿士後以虢公忌父為之則宰咺宰渠伯糾宰周公宰孔皆非周初之冢宰也說春秋者猶以冢宰言之疎矣卿士秉政殷時已然故卿士惟月在師尹之上周之官制後改從殷制也

原廟不始漢惠帝周時已有之成王作洛邑立五宮宗宮考宮見周書作雒解而烝祭歲分明是原廟魯亦有文王廟謂之周廟見左傳襄十二年鄭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

山之祊易許田則鄭有祖廟在祊而周公別廟在許田皆原廟也

諸侯立五廟四世親盡當祧遷魯桓僖廟定哀時猶存至哀公三年五月辛卯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謂親盡廟不毀也此有故禮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此惟父子相繼為君則其毀廟遷廟之次不越乎五若兄終弟及或以兄繼弟或兄弟多人為君則祧遷不得如常制使兄弟繼立即等於父子易其

昭穆之名既非所安小史奠繫世辨昭穆宗祧書之文王為穆考武王為昭考皆有定稱必無以兄弟為昭穆者魯躋僖公於閔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假昭穆言之耳且有高曾早祧遷而新君不得事及四世者禮於此宜有以通其窮或謂當如後世同堂異室之制引考工記夏世室周明堂皆有五室謂古人擬為通變之用四明萬斯大充宗之說然明堂與宗廟異制且未聞有一廟而二公居之然則何以通之乎曰昭穆之世諸侯不得過四親而昭穆之廟不必限以四也兄弟而相繼則別立廟高曾親未盡者廟不毀

親既盡則兄弟同昭穆者兩廟竝祧也魯桓僖皆兄弟相繼桓以弟繼隱僖以兄繼閔豈可同於父子易其昭穆哉是宜别立廟以待他年之遷毀廟雖增而昭穆世次未嘗踰乎數也桓之廟莊公所以丹楹刻桷者也僖之廟其即魯頌之閟宮與史克為僖公作頌篇首言閟宮有侐實實枚枚卒章詳言取徂來新甫之松栢以為路寢及新廟且曰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蓋僖公以兄繼弟他日當别立廟故於生時因作路寢即命

公子魚豫作之作之而萬民皆以為順謂其禮當得為故也後世漢文帝生而作顧成廟亦此類也僖公既未有謚號則此廟且名之曰閟宮言異於他廟常閉而不啟也此兄弟别立廟之禮意周室亦有之孝王為懿王之弟夷王為懿王之子使拘於昭穆常制豈不使夷王以穆而居昭厲王以昭而居穆至平王而懿王親未盡即去祧為壇哉意其當夷王之世孝王亦增一廟也桓僖立廟春秋不書蓋時史亦以為當立耳然廟雖當立而祧遷仍當依世次之常計隱

桓廟之當祧在成公時其時季孫行父為政以桓為三家所自出也則祧隱而不祧桓閔僖廟之當祧在昭公時其時季孫宿為政以僖賜田邑有德於季者也則祧閔而不祧僖此桓僖廟所以猶存於定哀之間其始因兄弟繼立權宜立廟豈意其末流至此哉曰春秋時他國亦有兄弟相繼而别立廟者乎曰有之魯襄公六年當齊靈公時傳曰齊侯滅萊獻萊宗器於襄宫齊襄至靈有八君若五廟之數襄之當祧久矣考其實則襄與桓兄弟為一世孝昭懿惠皆兄

弟為一世頃為一世靈公禰頃祖惠而桓者其曽祖僖者其高祖襄與桓曽祖行輩宜乎襄廟之未毁使拘五廟之常制則太廟之外惟有昭懿惠頃而襄者無行被弑又非頃靈之所自出何以獨存其廟且獻代國之宗器哉以此知兄弟繼世者别立廟而靈公時齊當有九廟也曰廟在庫門之内右其地有限太廟居中左昭右穆其位有定似非可别立者曰禮既非常自當為權制或擴地為之或撤他宫室為之不必拘於左右之位觀

魯人於非禮之廟仲子之宮武宮煬宮猶能別立則禮所得立者又何不可為哉朱子作周廟圖懿王孝王祧遷如常此朱子偶失檢處焉貴與以兄弟繼立者難於處置遂謂不若後世同堂異室此苟且之論不知古人自有權制春秋時猶可考見也　毛鄭皆以閟宮為姜嫄廟而毛以新廟奕奕為閟公廟王肅謂僖公以庶兄後閔公而為之立廟鄭以新命即閟公廟王以閟宮為廟不言姜嫄廟今說以閟宮新廟為僖公自立廟説甚新異或亦有此事俟後人論定之

左傳桓五年鄭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宣十二年楚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成七年

申公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馬此三處杜註皆失之魚麗之陳杜引司馬法戰車二十五乘為偏楚廣之偏引司馬法十五乘為大偏巫臣之偏又引司馬法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又昭元年荀吳五陳服虔引司馬法云五十乘為兩百二十乘為伍八十一乘為專二十九乘為參二十五乘為偏見孔疏百二十乘當作百二十五乘脫一五字據此則偏有三法一為二十五乘一為十五乘一為九乘魚麗用二十五乘之法者也然云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此伍亦是車之伍故夏官司右凡軍旅會同合

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注云車亦有卒伍賈疏引左傳廣有一卒卒偏之兩以明車之有卒又引司馬法二十五乘為偏百二十五乘為伍以明車之有伍然則此所謂伍者五倍其偏之乘蓋以二十五乘居前以百二十五乘承其後而彌縫之若魚之相麗而進言車則人在其間可知而杜以五人為伍釋之誤矣楚廣及巫臣之偏皆十五乘者也一偏十五乘兩偏三十乘故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言楚廣以三十乘為卒卒居偏之兩故

下文楚子爲乘廣三十乘正是兩偏一卒之乘又云分爲左右謂有左右二廣合之則六十乘也杜意分爲左右謂分三十乘之半爲十五乘於是卒兩之數不明而以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釋之又誤矣巫臣由晉適吳欲教吳人車戰素習楚國卒乘偏兩之法以兩之一卒適吳謂合兩偏成一卒之車即是三十乘也舍偏兩之一謂留其卒之一偏此偏居卒兩之一即是十五乘也質言之以三十乘適吳謂其半耳左氏欲明卒偏兩

之法故辭繁不殺此皆言車未論其人下別云與其射御此則并其上射御者留之十五乘則三十人也杜引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謂留其九乘及一兩二十五人則兩之一卒句如何可通豈可云二十五人之百人乎此又誤矣蓋車徒各有卒伍之法徒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車法兩偏為卒五偏為伍二十五乘之偏五十乘為卒百二十五乘為伍十五乘之偏三十乘為卒七十五乘為伍而杜皆誤以徒法釋車

也又楚有若敖之六卒註謂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此卒恐亦是車卒六卒一百八十乘也

司馬法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杜牧註孫子又有將重車者二十五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合之一車凡百人此言車徒人數大法如此意惟大蒐講武如法具備若用之軍旅會同一車必無此數觀左傳諸言戰處雖云車馳卒奔而車上甲士被傷未聞車下七十二人為之力救遇險猶待御者下而推車似車徒各自為戰而徒亦不甚多魯頌極

言車徒之盛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是一車徒三十人也齊管仲軍制五十人為小戎其數少於司馬法多於魯頌然齊語云有革車八百乘又云有此士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則八百乘亦止用三萬人耳其為兵車之會如昭十三年會于平邱晉甲車四千乘倘如司馬法并重車百人之數則晉已有四十萬人其餘大小十二國一國又當有數百乘通計不下百萬人又有數千乘平邱之地豈能容鄭注小司徒引司馬法成百井三百家

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士千人徒二千人此言出車調發之實數蓋革車一乘戰士徒卒三十人千乘則士徒三萬人正合魯頌之數平邱之會雖有車萬乘亦止三十萬人耳又晉文公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雖獻俘不如出軍而一車十人亦合司馬法十人之數又閔二年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亦是一車用甲士十人

說者謂古者寓兵于農井田既廢兵農始分考其實不然春秋之時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叅國伍鄙之法制國

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國子高子各帥五鄉是齊之三軍悉出近國都之十五鄉而野鄙之農不與也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積而至於一鄉二千家旅二千人十五鄉三萬人為三軍是此十五鄉者家必有一人為兵其中有賢能者五鄉大夫有升選之法故謂之士鄉所以別於農也其為農者處之野鄙別為伍鄙之法三十家為邑十邑為卒十卒為鄉三鄉為縣十縣為屬五屬各有大夫治之專令治田供税

更不使之為兵故桓公問伍鄙之法管仲對曰相地而
衰征則民不移征不旅舊則民不偷謂隨地之善惡而
差其征稅則民安土著不移徙農恒為農不以其舊為
農者忽隸於師旅則民無貳志不偷惰豈非兵農已分
乎十五鄉三萬家必有所受田而相地衰征之法惟施
於伍鄙則鄉田但有兵賦無田稅似後世之軍田屯田
此外更無養兵之費也他國兵制亦大略可考而知如
晉之始惟一軍既而作二軍作三軍又作三行作五軍

既舍二軍旋作六軍後以新軍無帥復從三軍意其為兵者必有素定之兵籍素隷之軍帥軍之漸而增也固以地廣人多其既增而復損也當是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為兵者盡出農民則農民固在何必隨時改易軍制哉隨武子云楚國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是農不從軍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以父兄及子弟之半歸公而取其子弟之半叔孫氏盡取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

壯者也父兄者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兵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謂民之為兵者盡屬三家聽其貢獻於公也若民之為農者出田稅自是歸之於君故哀公云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能使通國之農民田稅皆屬之已哉魯君無民非無民也無為兵之民耳以此觀之兵農豈不有辨乎三家之采邑固各有兵而二軍之士卒車乘皆近國都故陽虎欲

作亂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可知兵常近國都其野處之農固不為兵也郤至言楚有六閒其一為王卒以舊此正如後世養兵有老弱不代補之弊又如楚君有二廣太子有宫甲若敖氏有六卒吴有賢良越有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皆是别隸籍之親兵㣲虎私屬徒七百人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皆是臨時集合之兵與後世名募屯聚之兵略髣髴故夫子答問政有足兵去兵之説使兵農全未分亦何能别使之足至不得已又

何必議去哉按宣十二年隨武子曰楚國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此亦可見當時兵與農實分故雖屢歲出兵無妨於農否則入陳入鄭動經數月何能使農不敗其業楚如此他國可知又按文獻通考引林氏說曰如韋昭之說則是國內無農其六鄉為工賈其十五則為兵而已五屬之地則皆農居之四民之外特有所謂士卒則是兵農分矣或曰齊變周制欲速得志於天下則離國內之民在十五鄉者專使之為士卒亦必有田以授之第不使出租稅供地役庶調發雖煩而民亦不為怨若其工商之六鄉為農之五屬則皆不以為兵

按林氏說得之但未推及他國

僖公僭禘禮未必始行於八年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因致夫人而書之猶之三十一年因四卜郊

不從而書郊也史有諱國惡之法故始僭郊禘不可書因事乃書之

用致夫人致妾母風氏助祭也不言風氏君母不可指斥也若致夫人哀姜則哀姜有謚號何得止言夫人且以主祔廟亦不可謂之用致左氏說非也夫人果當助祭則不必書書用致則知有不當致者史氏之微辭或亦孔子之書法也

楚人尚左君必左然而乘車君常在左不必楚也祥車

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是也君所以不在右者御者執策以右手恐有妨於君也楚雖尚左而官制右尹尊於左尹右司馬尊於左司馬田獵陳右盂尊於左盂兩廣之車先乘右廣後乘左廣邲之戰以左廣得勝自是始先左則楚人未嘗不尚右

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桓公命杜謂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為信非也諸侯封國之初賜以命圭俾世守之所謂錫爾介圭以作爾寶者繼世之君則不復有賜圭之事矣

其有策命而使臣執圭以為瑞節猶聘禮執圭後即還之若一諸侯即位即賜以命圭王朝玉府恐不能給矣此不達事理之言也

周既東遷王室微弱天子未必頒歷列國自為推步故經傳月日常有參差如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經書六月而傳在秋七月戊寅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經書秋而傳在冬十月丁巳王子猛卒經書冬十月而傳在十一月乙酉經書十二月癸酉朔日

有食之而傳此年末有閏明年辛丑正月為壬寅朔則經之十二月癸酉朔日食即傳之閏月是周歷魯歷置閏有不同矣哀十五年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傳在此年末之閏月而經書十六年正月己卯是衛歷魯歷不同矣魯歷正月有己卯推之是二十九日故夏四月己丑孔子卒推之是四月十日衛歷閏在十五年之末則十六年四月無己丑矣蓋月朔有不同也置閏或在歲終或不在歲終有不同也雖其閒未必無史誤而杜

注或以為傳誤或以為經誤皆不足信也倘皆自王朝頒歷何至有參差哉

履端於始謂步歴以冬至為始故云序則不愆而杜云步歴之始以為術之端首似推歴元非也推歴元者漢太初歴以後之法古未有是舉正於中謂正朔之月故云民則不惑而杜云舉中氣以正月亦非也古歴惟有八節後世乃有二十四氣以冬至為始以閏餘為終故舉正朔之月為中雖周正建子若在履端於始之前而

言先王之正時則通三代言之也

春秋時歷術甚踈梓慎裨竈史墨之徒但言災祥而不長於推步日南至常先天二三日僖五年春王正月日南至當在癸丑其定朔壬子則癸丑是二日而傳曰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則氣先天三日朔先天一日矣昭二十年之日南至當在正月三日辛卯而傳曰春王二月巳丑日南至則亦先天三日而且誤以正月為二月矣巳丑不言朔則以戊子為朔亦先天一日矣後世歷家

無識謂僖之南至必是實測故傳云遂登觀臺以望而書不知望而書者雲物非測日景也欲強增歲周以求合辛亥之南至又失已丑之南至矣

古歷皆用平朔謂日月皆平行故朔日或失之先或失之後日食有不在朔者文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姜岌大衍授時皆推是三月癸亥朔入食限經書二月癸亥不言朔蓋誤以癸亥為二月晦而以甲子為三月朔也三月甲子朔則四月宜有丁巳故經書四月丁巳葬

僖公是年本無閏三月左氏以為月食必在朔二月為癸亥朔則四月無丁巳意其閒必有閏月故憑空發傳云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又云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所謂履端於始者歳必始於日南至也舉正於中者三代各有正朔以正朔為正月也歸餘於終者置閏或三年或二年常置於歳終也今置於三月故云非禮不知是年本無閏三月其閏在僖之三十三年即經書乙巳公薨于小寢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之月也此四月有辛巳八月有戊子故閏十二月有乙巳其不言閏月者略之猶襄二十八年經書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甲寅至乙未四十二日亦是不言閏月也閏月在歲終則閏必是閏十二月凡經傳言閏月者上文無十二月若已言十二月則不復言閏月似是史體省文之常僖公薨於三十三年閏十二月乙巳至文公元年夏四月丁巳葬正是五月而葬非緩也至文二年二月始作主故經書之而傳云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謂其緩於作主為非禮而杜注乃讀緩字為句

謂七月而葬為緩誤矣公薨乙巳實閏十二月也而杜云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不知經者閏月兩字耳非十二月誤也閏十二月是夏正亥子之間而霜猶不能殺草且李梅實焉是時燠反常也而杜云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又誤矣皆由左氏憑空發傳之誤而杜注遂由誤生誤者數端古今未有正其失者則歷法何可不知乎

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此史誤也姜岌大衍授

時皆云此年五月乙亥朔入食限六月甲辰朔不應食

按食當在五月而朔又非癸卯此等誤處後世史家多有之試檢晉書天文志與帝紀及宋書五行志言魏晉兩朝日食其月日參差者多矣歷無比食之理襄二十一年二十四年皆有兩月比食者史誤也漢高帝文帝時亦有之皆史之誤

襄二十七年經書十二月乙亥朔日食傳作十一月乙亥朔傳文是經文傳寫訛耳此年七月經有辛巳則乙

亥朔必是十一月矣姜岌云十一月乙亥朔交分入食限大衍同授時云是歲十一月乙亥朔加在晝入食限三家所推皆同則是辰在戌非在申也而左傳云辰在申司歷過再失閏矣此左氏之妄也春秋時歷術不精失一閏者固有之如昭二十年日南至在二月是也然亦隨時追改豈有再失閏而不覺者乎如再失閏則近此數十年閒日食皆不能合何以去之千百年歷家猶能推算與經符合乎大抵左氏長於史不長於歷杜氏

曲狥傳文前去兩閏此年冬頓置兩閏皆非事實十一月辰在戌則明年春辰在子丑當大寒時無氷故書非因驟增兩閏始得春無氷也歷家能推遠年之食訂春秋之訛者自姜岌始杜氏雖作長歷非知歷者也

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食姜岌云六月乙巳朔交分不叶不應食大衍云當在九月朔六月不應食擾時云是歲九月甲戌朔加時在晝入食限按三家所考固得日食之月日矣然傳有祝史請用幣平子不從之事太史

云日過分而未至又云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則又確是六月非九月然則左氏謬言乎非也蓋昭十五年有夏六月丁巳朔日之事祝史之請太史之言平子之不從皆彼年之事左氏不審誤繫之於此年而此年實以九月甲戌朔日食時史誤書夏六月甲戌朔也

閏月常在歲終而昭二十年傳閏月戊辰殺宣姜乃是閏八月似春秋之季歷家漸改法閏不必在歲終如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經在六月而傳在

七月以後皆差一月似魯歷閏六月也

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傳言季孫問諸仲尼夫子謂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十三年又書十二月螽杜云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歷誤一月九月之初尚温故得有螽又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失閏明年十二月復螽實十一月按傳與注皆非也唐書歷志載一行歷議引十二年冬十二月螽之事推是年夏正九月巳亥朔先寒露三

日定氣日在亢五度則此月當周正之十一月至十二月巳巳朔先立冬三日日躔心火伏已久矣而火猶西流説者皆依傳謂魯歷失閏余以經傳月日考之十二年五月有甲辰依一行推周正十一月巳亥朔則五月宜有甲辰又逆推之十一年經傳五月有壬申甲戌七月有辛酉皆正與歷合是未嘗失閏也十年三月有戊戌則魯歷置閏蓋在十年末與一行推置閏當在十一年春者未甚遠而一行云十二年冬失閏已久是未以

前後經傳之月日細校也十二年十一月當夏正之九月宜有寒露節而一行推九月已亥朔先寒露三日則杜言置閏當在十二年者謬矣然則何以言火猶西流司歷過也葢十二年冬十二月火已伏經書螽者時燠也至明年置閏稍遲十二月當夏正之九月於是火猶西流而復書螽季孫之問夫子之言乃十三年十二月螽之事傳誤繫之十二年正與昭十七年六月日食之傳當繫之十五年而誤繫之十七年也

春秋之歲星不可以今法推見唐一行歲星議此天道之大可疑者且存而不論

北海冬夏常氷去中國甚遠中國不見北海左傳君處北海孟子伯夷居北海之濱挾太山以超北海皆謂今天津永平之間東海之水決入汪洋似海地勢近北非真北海也

費誓馬牛其風左傳風馬牛不相及皆以牝牡相誘為風楚人意謂邊境相近則馬牛牝牡相誘可相及或有

牝隨牡牡隨牝而之彼之此者若齊與楚絕遠雖風馬牛亦不相及語意甚明杜注竟主微末之事非是觀淮南子塞翁失馬之事可見

左傳云晉獻公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僖公三十年燭之武見秦伯曰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河東解縣西南有故瑕城晉之瑕實在此所謂內及解梁城瑕正是解梁閒一邑也焦在河外燭之武於河外

舉焦内舉瑕以二邑該其餘亦臨文省便之法顧亭林謂晉有二瑕一為郇瑕氏之瑕而焦瑕為河外五城之二是忘其内及解梁城一句矣求河外之瑕不可得謂瑕有平音强以後漢宏農郡之湖縣當之謬矣

襄九年穆姜筮得艮之隨五爻皆變唯六二一隂爻不變故曰艮之八杜註謂周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二易皆以七八為占又謂易筮皆以變者占遇一爻變義異則論彖故姜以隨彖為占疏謂一爻獨變則得指論此爻

變以上或三三爻皆變則當總論彖辭此說非是三爻變者當占本卦變卦彖辭晉文公筮得貞屯悔豫皆八司空季子占之皆曰利建侯是也若四爻五爻變則當占變卦不動之爻艮之隨宜占隨六二其繇曰係小子失丈夫正與穆姜通僑如廢東宮事相合史不敢以此占但依違其說曰隨其出也姜亦自知係小子之云為已占也自慙恧若有難言者姑就史之說以隨彖占之其實正法當占隨六二

國語言筮得八者又有董因事董因爲晉文公筮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韋昭註云遇泰無動爻筮爲侯泰三至五震爲侯陰爻不動其數皆八故得泰之八此說未是假令泰卦無動爻當言筮得泰不得云泰之八泰之八者泰之坤内三陽爻變外三陰爻不變也三爻變者當占二卦彖辭此所變者皆内卦故但以本卦彖占之且乾變坤亦得爲天地配也今以卦象推之泰變純坤得土有衆之象

即兼坤彖言之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亦似與文公事相合

醫和言六氣隂陽風雨晦明與素問六氣風寒暑濕燥火若不同其實一也今推之隂淫寒疾太陽寒水也陽淫熱疾少陽相火也風淫末疾厥隂風木也雨淫腹疾太隂濕土也晦淫惑疾少隂君火也明淫心疾陽明燥金也靈樞素問疑是周秦間醫之聖者為之託之黄帝岐伯

襄二十七年引詩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即維天之命篇假以溢我我其收之也遐何古音通而遐誤為假溢亦恤字之誤杜謂逸詩誤也

絳縣老人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杜解下二如身謂下亥上二畫竪置身旁尚未明畫蓋二首者二萬也六身者六千也下首之二畫如其身之六則又得二六是為六百六旬也

昭七年王追命衛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正與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相似註恪敬也非是恪與降蓋字相似而誤

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鄭注新宮小雅逸篇按毛詩小序外尚有子貢傳以小雅斯干篇為新宮似有據古人一詩或有兩名如雍亦名徹見周禮維清亦名象見毛序小宛亦名鳩飛見晉語斯干言作室故亦名新宮昭二十五年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是時叔

孫姑將為季平子迎宋元公女而元公夫人又為平子之外姊賦新宮者義取兄及弟矣式相好矣古人通以婚姻為兄弟也昭子賦車轄以荅之義取思孌季女逝兮辰彼碩女令德來敎也儀禮記後人所附故斯干後世詩亦得用之

左氏敘事極有條理詞不虛設昭二十三年敘欒盈復入于晉唯魏獻子私之其餘趙氏韓氏范氏中行氏知氏皆不助欒盈則六卿已畢矣復云程鄭嬖於公此語非無謂疏不得其說云鄭雖非卿亦是強族言嬖於公

見其不助欒氏非也二十年傳云晉侯孌程鄭使佐下軍註云代欒盈則自欒盈出奔時程鄭已為卿故傳必須及之傳雖追叙於二十四年實非二十四年始為卿也然則晉是時有七卿乎非也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此因悼子荀盈為荀罃之子亦是强家故及之是時荀盈年十六註云年十七誤多一年實未為卿二十五年程鄭卒盈年十八始代鄭佐下軍也

僖二十三年公子賦河水杜以為逸詩外傳亦作河水

韋昭云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其詩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言已反國當朝事秦此說是也余謂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亦欲以此感動秦伯望其念亂而送已歸也

韓戰遇蠱曰千乘三去云云杜以為卜筮書雜辭鄢陵戰遇復曰南國蹙云云亦當是卜筮書雜辭而杜以為卜者之辭疑不然蓋去餘狐三字與蠱字平上去為韻而蹙目亦與復字為韻正一類似古筮書皆連卦名為

韻因卜戰而得此其辭既與事合故即以此為占不復更占周易也疑是連山歸藏易

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而遷杞杜不註緣陵漢地理志北海郡有營陵臣瓚云即春秋緣陵淳于公所都之邑

僖二十二年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此大司馬即子魚固諫者強諫也杜註莊公之孫公孫固誤史記宋世家作子魚諫是也

昭二十八年晉成鱄曰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

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杜無註疏謂僖二十四年傳數文之昭有十六國此言武王兄弟之國十五人者人異故說異此說誤矣文之昭十六國亦在姬姓四十國之中此別言兄弟之國者謂婚姻之國如齊姜陳媯之類耳古人通以婚姻為兄弟

羣經補義卷二

